

句到故事，从心到心。它的第一页 第一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无数的手稿——日记、回忆录、证人的叙述。其中有一些是人们故意藏起来的——埋在后花园里，夹在墙缝里或是藏到地板下面——但藏东西的人们却没能躲得很遥远。那个时代并无我的存在。但真的与我无关么？为什么我总是被遥远时代里的日记、回忆录、证人的叙述等等的一个生命存在于这世上总是与万千生命关联，纵向或平行地递进、影响，至少这同一星球上的空气、水分、养料，万千生命同时或不同时、同地或不同地地呼吸摄取。我在其中，不是第一，也不是最后，我希望知道其他同类如何。那么，这些被湮没的生命见证的重见天日，该是后人多大的幸运。就像《安妮日记》的重见天日，而这本《漂泊》中说，这是一位名叫雅各的诗人在1993年去世前不久写的回忆录，那么它也不遥远。它是小说，但不会完全虚构。雅各说：“一个人对战争的感受并不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消失，一个人的事业，正如他的生命一样，必定从坚实的历史土壤中抽取，无论这土壤被怎样的苦难浸泡。我要看的正是这过程：一个人怎样从伤痛中走出，怎样确定他生命的支点和对我将是有力的借鉴。我，一个总在彷徨也不够坚强的人，我从当中打开它，再也无法放下。”我无法把痛苦从死亡的一瞬转移开。我被迫，历史性的一秒钟：那萦绕于心的三位一体画：罪犯，受害者，证人。这正是我后来每读这本书时的心情。它没有完整的故事和奇巧的情节，一个片断，陷在泥沼里，刻在岩石上，被风暴所裹挟。这些关键词（屠杀，犹太人尸体，囚犯，亡魂，音乐，诗歌，痛苦，反省，质问，思考），这些缓慢渐进的历史瞬间和心灵时刻，如一支时断时续的悲歌，有最惨痛的底色，而记忆的天空上仍飘出一朵花的影子，顽强绽放；痛苦而最终导向爱，我惊讶。在人类最大的暴行面前，仍有这一种博大、温暖的情怀存在，这是怎样一种壮美。到达它需经历何等漫长的艰难60年的经历和思考后到达了，他是我心中的圣者，神圣也许并不难达到，只要不对历史和记忆掉过头，不从苦难的经验一下子掉入享乐的游戏狭隘的个人或民族记忆所缚，神圣不神圣也不重要，雅各的最初目的，不过是心的安宁，能面对死去亲人的眼睛，感觉为人类的命运尽了责任个不伟大者的猜测。雅各的历程。他没有忘记历史，背叛记忆，宽恕罪行。恰相反，从7岁时从衣臼缝隙中目睹父母姐姐被纳粹杀害，惨绝他，他们融进他的身体——先是死去的亲人，后是更多的犹太亡魂。他每次进门都要略作停顿，好让无形而永在的姐姐先进去。他在最幸福到那些临死前的眼睛（“他们想在那一刻把毕生的爱都用尽”）。在避难的小岛上，他白天给亡魂写信，期望晚上能收到回信。他没有像我说喜欢描写的那样，因受恶行之害而变恶。他从小牢记美与爱：贝拉脑后那条像隆起的肌肉一样的粗辫子多么美，她指间流淌出的乐章和弹而骄傲的坐姿多么美，她在他后背上用指尖写下的话有多少爱……美和爱只是一些可感觉的细节，抽拔不出多少宏旨大义，而一点美，一滴一个孩子铭记终生。他被救后在爱的注视下成长，用回忆承接这爱。最私人的记忆就这么开始，一步步融入广大的记忆。救他并收养他的希索斯对他说：“你的记忆就是你的未来。”阿索斯引雅各进入人类历史和地球历史——这本书里有最美的描述地球自然现象的文字——告诉们无法控制生命中的偶然小事，这些细小的东西凑在一起，就成了我们的命运：你重新回去拿忘记带的东西的这段额外的时间或让你躲过了，或为你带来了灾难。但我们每天都可以坚持最高的法则，那是最普遍的人类价值观，是我们唯一可见的法则。”雅各这么做了，他在目睹耳暴行时也看到普通人救助犹太人的善行。他得到阿索斯及其希腊朋友们（无论学者还是平民）的小心呵护。他在搜集纳粹暴行的过程中看到、感恩、人性怎样被拒绝、蔑视、践踏，毁灭。他在堕落最甚的地方寻找灵魂。他学会尊重并爱有人性，有渴望的生命，从人类的最高价值出于本心。爱，像春雨一样从任何细微处浸润他。爱人类，及宇宙间一切。他们从一地搬迁到另一地时，阿索斯对雅各说：“爱会使你用不着一个地方，正如你会以不同的方式去拿你所爱的人的东西一样，如果你对一个地方的风景非常熟悉，你就会以不同的眼光看其他所有的你将会去爱一个地方，那么有时你也能学会去爱另一个地方。”哦，但愿我从小到大也有这么一位精神导师，随意说出的就是至理名言。

The colour of Bangladesh roses

周桐红 著

孟加
拉致
爱瑰

被校工。出于爱，痛苦，艰难而缓慢的过程。从悲痛到达爱需要时间。但雅各终于看到了，亡魂们“在银河系的某个角落，正一刻不停地飞翔”。雅各没有停留在对罪行的揭发、谴责上。他用人类最珍贵的“爱”击碎恶。他一定相信，如果人类有爱，有对生命最大的尊重，爱还是要落在最具体的人的生活里。爱整个人类而不爱一个具体的人，这是不可想象的。雅各爱过两个女人。爱证明了他，她们，注视时，目光的落差，心的敞开度，接纳包容度。生命在爱情中才真正展开，新的内容被注入。年轻时他遇到亚历克丝。活泼、美人，具有才情的女性文明与野蛮结合的裹挟力，要带他远离生命的重心，那些记忆和思考，她要投入新的世界，要往前走，要享受纯艺术纯生活、纯智慧、纯幸福。没错，这是她的选择，她有权选择。但他感到了危险，无法跟她前去，他有他的事要做。他记忆的力量太大了，更大，连带着沉重的责任和使命感。他就让她一个人出去，自己呆在黑屋子里，沉思冥想俯瞰历史，孕育着支撑生命的诗句。他每晚派回的手只触到她的肌肤，触不到他的心。他花了半天时间咬破痛苦而达到的思考瞬间，被她打开的电灯一下子照得粉碎。“她永远无法理解是为我好，让我回到这世界上，把我从绝望的魔爪下抢过来，拯救我。”但她不知道，对他，每失去一个回忆或一个故事，也就失去了更多夜间的幸福也。我没有欲望要用舌头去舔她的脊背，也不想对她说话，不想一点一点地挪到她身边去。”她睡了，他却醒着躺在那里抱得越久，她离他的触摸就越远。毫无办法，他们是两个世界的人，爱的意愿并不能拉近彼此。爱有时就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孟加拉

玫瑰的颜色

周佩红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孟加拉玫瑰的颜色/周佩红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ISBN 978 - 7 - 5617 - 7059 - 7

I. 孟... II. 周...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0703 号

孟加拉玫瑰的颜色

著 者 周佩红
责任编辑 阮光页
责任校对 乔惠文
装帧设计 许尤佳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 - 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 - 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 - 62865537(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 - 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32 开
印 张 7.75
字 数 182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次
印 数 4 100
书 号 ISBN 978 - 7 - 5617 - 7059 - 7 / I · 571
定 价 24.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 - 62865537 联系)



目 录

- 绽放在伤痛记忆上 3
- 治疗·救赎·爱 13
- 一片完美的灰 23
- 她的勇气，她的走 33
- 如此则任何一样东西都不致缺失 47
- 托尔斯泰悬案 59
- 书的梦 93
- 博尔赫斯黑豹 101
- 当查尔斯遇到萨拉 109
- 哪里都有鬼魂 123

两个杜拉斯	137
你是哈扎尔一族吗	147
只要有爱就够了	157
河的第三条岸，或者黑暗	169
素昧平生的友人	177
向茨威格致敬	187
莫尔的秘密方舟	201
轻与重，灵与肉，托马斯与特丽莎……	211
他失落了一件东西：生命的花朵	225
谁诱拐我至远方	229

■博尔赫斯曾写到一种奇异的“阿莱夫”，类似于圆球，人能从中看到万事万物。■他列举出其中种种，小至赤道沙粒，大至爱的变化、死的关联，我唯独记住了其中的孟加拉玫瑰——它在夕阳下反映出莫名的颜色，遥远，陌生，仿佛只为我绽放。

■博尔赫斯是在说所有的书？■书是他的世界，世界的一切。■那么孟加拉玫瑰应是其中温润、美、有关爱的部分，或也锋锐、危险，来自世界的远方，又在渴望的中心。

■我无可救药地受到吸引。■它们虽不是我的药，但那汹涌多变的颜色的浸染，不由分说将我裹挟的白天黑夜，足以证明它们也是我的世界的一部分。

■它们：这些异邦之书，写书人和书中人，绽放在生命不安处的花朵。

■这些均出现在这本书中。■这本书阅读了它们，阅读了生命，包括自己。



绽放在伤痛记忆上

《漂泊手记》，安妮·麦珂尔斯著。陌生的名字。陌生总是吸引我。我弯身注视它薄薄的书脊，那里有一种沉静的蓝，透出紫。我弯腰像在对它礼敬。这时还不知道它有多好。它处的位置是低的：季风书园外国文学架下方，众多异域作品中间。挤。不在热闹显眼的畅销书堆里。痛苦不可能畅销。沉静自守应是它恰当的姿态，如同一个默守伤痛的人的姿态。

后来我向一个个熟人推荐它。他们买了它。然后……我没再听见他们谈论它。一本书与一个人的相遇需要缘分。它可能会在书架上独自静待很久，之后，被一双偶然或也必然的手，一颗寻觅已久的心，找到。这也仍然会在静中发生，从词句到故事，从心到心。

它的第一页，第一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无数的手稿——日记、回忆录、证人的叙述等等——被遗失了，或被毁掉了。其中有一些是人们故意藏起来的——埋在后花园里，夹在墙缝里或是藏到地板下面——但藏东西的人们却没能活下来使被藏的东西重见天日。”

那很遥远。那时代并无我的存在。但真的与我无关么？为什么我总是被遥远时代里的日记、回忆录、证人的叙述等等吸引，仿佛与我有极大的联系？是的。一个生命存在于这世上总是与万千生命关联，纵向或平行地递进、影响，至少这同一星球上的空气、水分、养料已经聚合混杂了不知多少代而被万千生命同时或不同时、同地或不同地地呼吸摄取。我在其中，不是第一，也不是最后，我希望知道其他同类如何活过，因为我不可能是彻底的唯一。



1



2



3

图1 “我无法把痛苦从死亡的一瞬转移开。”

图2 “生命在那里期待着再生。”

图3 一位犹太老人的耻辱一刻：他的胡须被纳粹强行剪掉。

那么，这些被湮没的生命见证的重见天日，该是后人多大的幸运。就像《安妮日记》的重见天日。而这本《漂泊手记》的视野和格局应该更大。书中说，这是一位名叫雅各的诗人在1993年去世前不久写的回忆录。那么它也不遥远。

它是小说，但不会完全虚构。雅各不会是安妮·麦珂尔斯凭空想象的一个。雅各说：“一个人对战争的感受并不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消失，一个人的事业，正如他的生命一样，永无终结。”这一种感受的精髓，必定从坚实的历史土壤中抽取，无论这土壤被怎样的苦难浸泡。我要看的正是这过程：一个人怎样从伤痛中走出，怎样确定他生命的支点和重心。这对我将是有力的借鉴。我，一个总在彷徨也不够坚强的人。

我从当中打开它，再也无法放下。“我无法把痛苦从死亡的一瞬转移开。我被迫关注着那历史性的一秒钟：那萦绕于心的三位一体画：罪犯，受害者，证人。”这正是我后来每读这本书时的心情。

它没有完整的故事和奇巧的情节，只有一个个片断，陷在泥沼里，刻在岩石上，被风暴所裹挟。这些关键词（屠杀，犹太人尸体，囚犯，亡魂，音乐，诗歌，痛苦，反省，质问，思考，爱……），这些缓慢渐进的历史瞬间和心灵时刻，如一支时断时续的悲歌，有最惨痛的底色，而记忆的天空上仍现出一朵花的影子，顽强绽放，朝向爱。

惨痛而最终导向爱。我震讶。在人类最大的暴行面前，仍有这一种博大、温暖的情怀存在。这是怎样一种优美，到达它需经历何等漫长的艰难。雅各在60年的经历和思考后到达了，他是我心中的圣者。

神圣也许并不难达到，只要不对历史和记忆掉过头，不从苦难的经验一下子掉入享乐的漩涡，不为狭隘的个人或民族记忆所缚。神圣不神圣也不重要，雅各的最初目的，不过是心的安宁：能面对死去亲人的眼睛，感觉为人类的命运尽了责。——一个不伟大者的猜测。

雅各的历程。

他没有忘记历史，背叛记忆，宽恕罪行。恰相反，从7岁时从衣柜缝隙中目

睹父母姐姐被纳粹杀害，惨景无一天离开他。他们融进他的身体——先是死去的亲人，后是更多的犹太亡魂。他每次进门都要略作停顿，好让无形而永在的姐姐先进去。他在最幸福时仍会看到那些临死前的眼睛（“他们想在那一刻把毕生的爱都用尽”）。在避难的小岛上，他白天给亡魂写信，期望晚上能收到回信。他没有像我们很多小说喜欢描写的那样，因受恶行之害而变恶。他从小牢记美与爱：贝拉脑后那条像隆起的肌肉一样的粗辫子多么美，她指间流淌出的乐章和弹奏时端正而骄傲的坐姿多么美，她在他后背上用指尖写下的话有多少爱……美和爱只是一些可感觉的细节，抽拔不出多少宏旨大义，而一点美、一滴爱也会让一个孩子铭记终生。他被救后在爱的注视下成长，用回忆接续这爱。最私人的记忆就这么开始，一步步融入广大的记忆。救他并收养他的希腊学者阿索斯对他说：“你的记忆就是你的未来。”阿索斯引雅各进入人类历史和地球历史——这本书里有最美的描述地球自然现象的文字——告诉他：“我们无法控制生命中的偶然小事，这些细小的东西凑在一起，就成了我们的命运：你重新回去拿忘记带的东西的这段额外的时间或让你躲过了一桩祸事，或为你带来了灾难。但我们每天都可以坚持最高的法则，那是最高的人类价值观，是我们唯一可见的法则。”雅各这么做了。他在目睹耳闻纳粹的暴行时也看到普通人救助犹太人的善行。他得到阿索斯及其希腊朋友们（无论学者还是平民）的小心呵护。他在搜集纳粹暴行的过程中看到人类生命、愿望，人性怎样被拒绝、蔑视、践踏、毁灭。他在堕落最甚的地方寻找灵魂。他学会尊重并爱有人性、有渴望的生命，从人类的最高价值观上，也出于本心。

爱，像春雨一样从任何细微处浸润他。爱人类，及宇宙间一切。他们从一地搬迁到另一地时，阿索斯对雅各说：“爱会使你用不同的眼光去看一个地方，正如你会以不同的方式去拿你所爱的人的东西一样，如果你对一个地方的风景非常熟悉，你就会以不同的眼光看其他所有的风景。如果你学会了去爱一个地方，那么有时你也能学会去爱另一个地方。”哦，但愿我从小到大也有这么一位精神导师，随意说出的就是至理名言，眼光时时被校正，出于爱，落于爱。

艰难而缓慢的过程。从悲痛到达爱需要时间。但雅各终于看到了：亡魂们

“在银河系的某个角落，正一刻不停地朝赞美诗篇飞去”。

雅各没有停留在对罪行的揭发、谴责上。他用人类最珍贵的“爱”击碎恶。他一定相信：如果人类有爱，有对生命最大的尊重，恶就无处生长。

爱还是要落在最具体的个人生活里。爱整个人类而不爱一个具体的人，这是不可想象的。

雅各爱过两个女人。爱证明了他，她们，各自的情怀，注视对方时目光的落差，心的敞开度、接纳包容度。生命在爱情中才真正展开，新的内容被注入。

年轻时他遇到亚历克丝。活泼、美丽、智慧的女人，具有古老的女性文明与时尚结合的裹挟力，要带他远离生命的重心，那些记忆和思考。她要投入新的世界，要往前走，要享受纯艺术、纯爱、纯生活、纯智慧、纯幸福。没错，这是她的选择，她有权选择。但他感到了危险，无法跟她前去，他有他的事要做。他记忆的力量太大了，比想象的更大，连带着历史的责任和使命感。他就让她一个人出去，自己呆在黑屋子里，沉思冥想俯瞰历史，孕育着支撑生命的诗句。她每晚派对回家，冰凉的手只触到他的肌肤，触不到他的心。他花了半天时间咬破痛苦而达到的思考瞬间，被她打开的电灯一下子照得粉碎。“她永远无法理解，她确信那是为我好，让我回到这世界上，把我从绝望的魔爪下抢过来，拯救我。”但她不知道，对他，每失去一个回忆或一个故事，也就失去了更多的自我。夜间的幸福也消失。“我没有欲望要用舌头去舔她的脊背，也不想对她说话，不想一点一点地挪到她身边去。”她睡了，他却醒着躺在那里。他把她抱得越久，她离他的触摸就越远。

毫无办法，他们是两个世界的人，爱的意愿并不能拉近彼此。爱有时就这么毫无办法。爱必定也在这日渐疏离中慢慢消失。

中年后他遇见年轻的米凯拉。他和她之间相差25岁。她没有回避他稀疏的头发，假牙，他身体里带着的可怕东西。然而，连他都觉得怎么可能，难道不带一丝怜悯——“她把柔软的、被阳光晒暖了的桃子似的面颊”放在他冰凉的手心里。她对那段历史没有切肤之痛，但她抽泣，为亡魂流泪，仿佛那也是她的亲

人。年轻的血液和温柔的理解成为他和她共同的力量。“血液被信任的力量吸引着有多美好。……她向我靠近，芬芳，沉重，静如碗中的苹果。”伤痕胶合住他俩，他的哀伤在黑暗中呼出。他终于也能够走进对方的记忆，走向广大的世界：湖滨，山坡，海岛，人群。这一个小小的身躯救了他。爱情让他向前走了。人还是要有一种具体坚实的爱情，一个亲密爱侣的所有认同和陪伴，才可能对未来充满希望。爱情安定了他，他的生活、事业、精神都达到开阔完满。他俩如此携手到生命的终点：60岁的雅各因车祸当场身亡，同时受伤的米凯拉只比他多活了两天。

爱情无所谓对错，只有能不能（或愿不愿）理解、有没有幸福感、对生活怀着怎样的期许之差别。现实世界以两个不同女人的形象与背负过去的雅各相撞了两次。在书中爱情不是主线，爱才是主线。雅各对亚历克丝应当仍怀有深情，她带来的世界毕竟冲击了他，丰富了他。那也是一种鲜活的生命。在最幸福的一刻，在为世界和未来祈祷时，雅各提到了亚历克丝的名字，令我欣慰。爱已使他如此博大。

这本书里有悲愤，有对于罪恶的描述，但没有任何卑琐的字眼。

它属于诗，但对最残忍的事实和思考中纠结的矛盾从未掉过头以简单的诗意掩盖。它不求轻松，不娱乐你的耳目和感官，而像针一样刺你心肺，却又让你看到阳光和花朵的影子。

请读这些句子，我久久停留过的，关于记忆、历史、希望。它们不可阐述、转述，只能照录：

“这是一部写满思念和渴望的传记。它是深深吸引着我们的磁场，一个无形的精神力矩。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人会有一种气息、一个字、一个地方或是一张一堆鞋子的照片感慨不已，有人会为那欲言又止的爱悔恨不已。”

“人类的记忆被编成密码，记录在气流中和河底的沉淀中。长蛇般的一个个

灰堆等待着被铲起，生命在那里期待着再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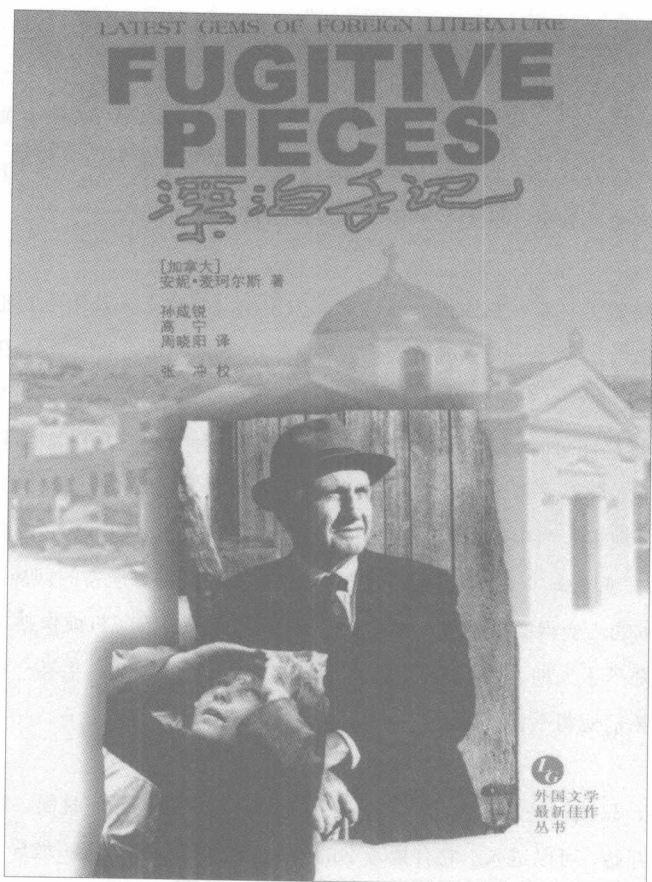
“历史是超道德的：各种事件发生就发生了。但记忆是道德的：我们有意识地记住的就是我们的良心所记住的。历史是死者的书，由集中营管理员保管着，而记忆是被哀悼者的名字，在大厅中被人们高声念出来。”

爱终结了全篇。在第一部末尾，雅各对尚未出生（事实上未及出生）也不知性别的孩子留言：“我的儿子，我的女儿：愿你们永不会对爱无动于衷。”在第二部里，一个犹太集中营幸存妇女对洗晒过的被单气味的珍爱（她总要嗅那上面的阳光气息），烘烤面包时悄声说出的话语（那么细小的对生活的愿望），都被诗一样的语言写出，令人心痛，心动。她的儿子本最终理解了父辈（他们保持记忆的方式，他们在现世生活中的缄默），找到了记载雅各心迹的笔记本，并由衷发出这样的忏悔：“我荒掷了爱，我荒掷了爱啊。”——如同对雅各遗言的回应。爱就这么传承。本的心变得柔软丰盈，被爱充实。最后，他乘坐的飞机就像他本人那样要从天空降落于大地，向他平凡而值得珍惜的生活，向他相知八年却一度隔膜的妻子。我相信他将平稳落地。

对这本书，只读一遍是不够的。我一直在读，一再地读，任何时候，翻到哪一页都可以开始，可以进入。它有福音书的质地，纯净，深情，但不教导，不祈使，不强求他人认同。只是表达。与它相遇是我的幸运。

它引我进入历史和地球的我从未到过的时间、空间，思考人类最纯净的深情在哪里发生，我们配不配拥有，我们在哪里与它错过。人性的美的可能性在这里无穷大，比宇宙还大，虽然人的生命曾如草芥被践踏，也显示了其渺小、短暂、脆弱的本质。

它必然地令我想到我们的“文革”，想到那些生生被扼杀了生命和理想的亡魂——其中就有我的父亲。他们，难道不是在为我们的未来付出代价？但我们的



《漂泊手记》

[加]安妮·麦珂尔斯 著 孙咸锐 高宁 周晓阳 译 张冲 校
译林出版社 1998年7月第1版

记忆是否就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未来又由哪些记忆奠基？还有哪些记忆已经淡漠或失落？最重要的是：在伤痛的记忆之上，我们所应有的精神高度在哪里？

几年前我去欧洲，在飞机上看见一些欧洲老人。他们在机舱里的前六七小时中安静如水，根本不为人察觉——我以为机舱里都是中国人，满耳响亮的国语。飞机即将降落，他们中才有三两个、四五个相继从各自分开的座位上站起，模样普通，穿棉布夹克，脸颊红而松弛，有的动作迟缓。我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留心看。一个丝巾披肩的老妇人被搀扶起来，向他们伸出手，手心向下。这布满皱纹的手被依次引向老人们的唇边。然后，他们两两靠近，互吻脸颊。后面一个穿格子衬衫牛仔裤的眼镜青年向他们走去，带着后排几位老人。他们和他们同样两两行吻礼，脸颊贴着脸颊。青年最后上前，逐个吻老人们，像儿子吻着父母，严肃，深情，些微的忧伤。几乎无话，一切静默。然后他们各回座位，如同之前那样，仿佛不存在似的，消失在坐着的乘客中。

机舱这一刻沉寂下来。即使嘈杂我也已经听不见。我猜这是个老年旅游团，团员们本不相识，下机后就将从法兰克福各自转机，再也不会相遇，所以就此别过。但是我被打动了。为什么？因了他们脸上的岁月沧桑？普通人分外的严肃认真？凝重的仪态动作里透出的自尊、矜持、友善、忧伤？他们经历过什么？心里藏着什么？相互间又知道对方什么？我进入了想象。想象中最清晰也最强烈地出现的，正是《漂泊手记》中的人物故事。雅各如果活到今天，应该就是这些老人的年纪。而那个戴眼镜的青年男子（一个导游？某位老人的儿孙？）多像是年轻的气象学家本。现实不等同小说，但我相信小说中的故事确存在于现实中，记忆、希望以及爱无处不在。怀着这想象和愿望我降落于欧洲大地。《漂泊手记》，即便它不著名，在我心中也完全抵得上一部名著的分量了。

